



是建議， 不是批評

——讀「詩人與歌者」有感

蔡源川

「我們的歌」由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支助，至今已出版到第三集（前兩集並附有「中國現代民歌創作系列」等字樣），其他，加上屬於個人的專集和由別家文化企業機構出版的有關中國現代民歌是類唱片，前後約有近二十張的唱片。無可置疑地，社會的確需要這樣的財團企業機構來為我們服務，幾年來，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社會文化服務和維持這方面的努力，是國人有目共睹的，為音樂藝術奠定了一個楷模。自成長以降的「中國現代民歌」正在青黃不接，為社會各階層感到懷

疑的時候，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提供這塊園地，這份力量，使中國現代民歌者真正得到托付之所。

在「我們的歌」第三集的唱片中，共收集了十首歌曲，這十首歌曲和前兩集的內容相異的地方是該集結合詩人與年輕作曲人的精華而成。同時，主辦單位並於出版前夕邀集了該集的參與人，與各界舉行多方面的座談和討論，座談的詳細記實並刊載於關係企業「書評書目」雜誌第六十九期（六十八年元月號）。

會中詩人爲其詩被演唱而道出自己的感想和寫詩的創意之解說；作曲家、演唱者都對自己的作品譜曲、選唱之過程，道出他們的「辛酸」。各自「自圓其說」。當然，我們不能就此抹煞了這些作家的「辛酸」與其功勞；作品的誕生實非易事；況且還是經過「挑選」的。

在這一次座談會中，與會人士提出個人對「中國現代民歌」的見解，筆者就其中所提的幾個值得商榷的問題，與報章雜誌所刊出對現代民歌的期待等文章相互比擬，提出討論。

首先，就游昌發先生提出的「大氣概」而言，游先生認爲現代民歌內容缺乏「大氣概」這份力量，所以提出了這樣的呼籲，他說：

今天社會中，需要一些大氣概的作品，一些陽剛的作品，這並不是說去發掘人生光明面，陰暗面的歌曲不好，只是希望大家多寫些剛陽的曲子，不管它是通俗或不通俗的歌曲。註①

關於這樣的說法，筆者頗有同感，如今國難當前，確是需要「一些陽剛的作品」來爲我們打氣加油，以激起民心士氣，提高國民的愛國思想。也是現代民歌向來未曾有顯着跡象，爲評者一再指出的地方。而相反的，主持人陶曉清小姐在答覆這個問題時却說：

……大氣概的曲子，我想一時恐怕較難要求這一代的年輕人有此表現，……，不過我們希望還是得先有有大氣概的詩詞出來，大氣概的詩詞多了，自然歌曲就會朝這方向走。註②

在陶小姐的話意中，是企望詩人的作品先大氣概，但試問，黃自曾「詩人」過嗎？黃友棣等當代名音樂家是「詩人」嗎？而他們的曲子多激昂，詞意多鏗鏘。求學是求上進，豈有教人墮落之理？現代民歌者自己化身在對宇宙思幻，在愛情漩渦中盤旋。展顧當前國家處境青年們那份熱血澎湃的愛國赤誠是多麼叫人感動，然而這種精神若能化成對國人、對後世子孫的感化，譜出幾首「大氣概」的詩，把「悲憤化為力量」，形之於藝術，不是更具價值嗎？誰敢忽視年輕人這份赤誠，難道說，在「升學壓力」下就真的爬不起來嗎？不然。熱血方剛的年輕人是要肩負起國家未來的前途，豈能被「課本」壓倒，豈能說「除課本外，少其他的體驗」。

近年來的中國現代詩壇，一直是趨就於「婉約」的詩風。在「臺灣文藝」雜誌革新號第七期「『從鄉土出發』——訪趙天儀談詩的問題」一文中，趙天儀以詩人的身份，道出現代詩壇的某些忽略的地方，並間接涉及到中國現代民歌的問題，他說

我能不能以「我」之外，再以我們同胞的立

場來寫出我們同胞的心聲。所以，我寫詩，想容納更多的方向，我雖不是農夫，但我在鄉下生活過，我雖不是漁夫，但我在漁村待過，我雖不是工人，但我做過重建工程，這些生活都可以給我書本以外更多的啓示。

今天，以中國人的立場與體驗來看我們有把命運操在自己手裏的必要，陽剛、豪邁的詩風該是我們要重視的。

我想，我們今天現代詩所缺乏的就是樂府的精神。我們好像需要從樂府的精神（包括民間歌謠、民歌、民間語言）重新吸取新的血液。

註③

這些話，引起我們對現代詩壇去向的寄望。然而把現代詩加諸音符，變成歌謠，再經由非原詩人本身唱出，當然在本質上似乎未能謀合詩原本表現的那樣的境界。同樣的，在「詩人與歌者」座談會中，周夢蝶先生也說到「……他們都是年輕人，用一個年輕人的心來體會一個飽經滄桑的老年人的心，恐怕怕不容易體會得很深切，……，也多多少少會打折扣。註④」這

裏明白地指出譜曲的人對詩之本意的誤解，在表達上不够直接。「詩人與歌者」之間未能溝通，歌者對詩本意之誤會、了解不够深切，就造成陰錯陽差之弊。所以，不管就譜曲人再有多大的才能，當他在會錯意之下，盲目的譜曲，不但使詩意更「玄」，而且還引起聽衆跟入誤解之列。

以周夢蝶先生的兩首詞「擺渡船上」、「行到水窮處」爲例，這兩首詩是以佛理爲基所影射出來，而一般讀者對現代詩讀起就很吃力，更何況佛理的詩所影射的範圍。之華先生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在「臺灣新生報」副刊發表一篇介紹現代民歌「敲自己的鼓，唱自己的歌」一文中指出：

周夢蝶「擺渡船上」詞云——

人在船上，
船在水上，
水在無盡上，
無盡在我剎那生滅的悲喜上！
……

如此之詩，無非是「現代玄詩」，而將之譜成歌，也無非是「現代玄歌」。
再如「行到水窮處」，詞云——

行到水窮處，
不見窮，
不見水，
却有一片幽香，
冷冷在目在耳在衣！
……

如此之詩，莫非「現代玄詩」，將之譜歌，莫非「玄歌」！

將「現代詩」譜歌，似非正途，宜乎謹慎行之，……的確如此，有些現代詩的涵意之深玄，並非一般讀者所能領會，而又與音樂之間未能適恰的協調搭配，則聽衆聽了越發不能了解於其中。然而，周夢蝶先生又說「我們聽的人不理會這個詩的內涵，光聽你的旋律，……，但是聽了音樂以後可能很愉快，那麼，失諸東隅，得之桑榆還是很好的」筆者完全不敢苟

同於周先生的說法，因為，既然是「民歌」豈能無詞，無詞之音符組合，那麼，就乾脆就稱之為「現代音樂」吧！再者，一首曲並非祇一個人唱，往後還有許多人會跟着學習、跟着唱，那麼，後者就在冥冥之中也跟着迷惘不解了。譬如，一首表現很強烈的愛國歌詞，若配上一支很悲沉的音符，那它藉什麼來表現它的雄壯的氣質？所以，現代民歌者在選詞譜曲之初，應該去深入地瞭解該詞含意的特質，而不該盲目的選擇一首「這是我很喜歡的一首詩」的個人知覺觀感下譜出與詞意未能謀合的曲子。若不是周先生不在座談會深切指明他的詩所含的意境，聽眾羣中又有幾稀人能真去瞭解「水、雲」象徵「生命」？「我們不能因其旋律的優美、動人而忽視了歌詞的本質。」

註④。

在一系列的現代民歌創作發表的作品中，作品的產生似乎是偶然的，而作者往往缺乏高深的音樂創作理論，個人的創作範圍過於狹小，作品大同小異；民謠有地方性之區分，而現代民歌則有「個人性」之圈子。個人的作品，前後之間無多大的改變，也管不詞意是悲是喜，總是迴旋在那種調調之間，那麼，很顯

著的，很容易引起別人的誤會。另一則問題就是，作者之間的作品前後相倣，和受西來音樂的影響至深，以致現代民歌一直裹足不前，無法突破目前已成了一種被喻為未成熟境界的範疇。當然，模倣別人的作品並非不可，但正如旅美音樂家韓國鐵教授所說：「稍為抄得過份一點」。韓教授在接受時報作家鄭淑敏女士的一篇訪問記錄中指出：

至於年輕人的民歌，我的一位專搞美國民歌音樂的助教聽過一些臺灣年輕人所寫的民歌，他可以把每一首中國現代民歌是受那一個美國民歌手的影響都指出來。註⑤

這話雖講得略嫌誇大一點，但我們不敢去否認。記得前不久有位民歌者在接受節目主持人的訪問中也說，「我們想藉用音樂來表達我們的『民族性』」，試想，這種西化的音樂，豈能代表現代中國炎黃文化。再回溯到詞意上的表達方面，如此深玄、消極又豈是我們民族性中應有的特徵。「事實上，他（們）只是假民歌之名，而沒有民歌的精神」註⑥。

中國現代民歌歌詞內容的晦澀、消極是衆所周知的。仔細地分析，其內容不外乎對月、海、沙灘、河流、星星的寫照，對宇宙寄予無限的思幻，對青年男女情感的困厄之寫照。筆者曾在「宇宙光」雜誌第五十五期中爲文指出：

或許，「一個人在失意（指「失戀。」）的時候會作出美妙動人的詩詞」，這句話是事實，但「民歌」畢竟是要被傳向社會中，這種完全是個人化的哀傷，並非現代社會所需要，現代民歌未能去迎合「現代」化社會的需要，便是現代民歌發展過程裏的一大弊端。註①

所以，現代民歌作詞，填詞的過程中，我們深切的盼望能寫些健康的時代性代表作，去「迎合現代社會的需要」，不要把個人煩惱帶給大眾，因爲，個人的不如意，畢竟不是大眾的不如意；也不要再一味地往宇宙那種無味的發展和傷情的消極方面發展。古時候，人類對宇宙終究是一個謎，歷史、神話的記述是人定勝天而產生許多民謠（歌謠）與神話性的傳說，經過

文明進步的薰陶，已對這「宇宙之謎」解開許多疑惑的關鍵，現代人應不該再這樣認真地追求過去那段已被文明推翻的歷史。

再者，在詞意的表現之深淺方面，在「流行歌曲譚」一書中，歌手趙曉君小姐提到

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在表現感情方面，一向是含蓄的。……

但事實上，太玄太深奧的，也不能適應大眾。註②

尤其是「民歌」，更不應該有太深玄的詞句，給聽衆無法理解，「現代」民歌、民謠，至少，也應該做到給現代人聽懂。當然，有些詞不是爲填曲而寫，難免會發出這一點問題，但在選詞之先就該考慮到，對較通俗、白話體的詞意健康的。不要像吳楚楚先生把周夢蝶先生的詩譜出兩者之間不和諧的差錯。在同文中趙小姐又指出詞與曲之間孰重孰輕的看法。

而兩者之中，該是詞比曲重要。一首不太差

的詞，若配上的曲平淡無奇，給人印象頂多是毫無反應，但一首太壞的詞，却刺耳令人不忍聽下去。註③

所以一首歌曲的成功，並非祇「光聽你的旋律」，而「不理會這個詩（詞）的內涵」，這樣的說法，試問，歌曲藝術如何在啓發聽衆教育效果上做有價值的貢獻？相信一般聽衆的聽覺享受也是敏銳的，更是歌者在音樂藝術奉獻效率上的最大特點。因之，作者要忠實於藝術創作，而藝術的創作雖是作者個人的心志之代表，但這種音樂的藝術是要由聽衆來品評。

藝術的作品者在教誨和娛樂讀者、聽衆，當然音樂的藝術也是廣泛的藝術表現。符號的爲用乃在組合作者心志的呈現，若作品的呈現給我們過於深奧的符號，就無法做到「衆樂樂」的共鳴效果。精確的符號就是藝術的成功，縱然一首作品在作者本身來說是完整的，但在聽衆眼中，耳中仍無法接受，則有何成功可言。現代民歌把現代詩組合形成一個更龐大的藝術成就之組合體，在狹意上可以說是一件極成功的嚐試；但在廣義上而言，其價值上乃有欠缺完整的含意。

由現代詩的被譜成歌曲進而被唱，就和一尊佛像經雕琢後加上衣裳一樣，「佛要金衣」才能顯現其更偉大的神態。豈知譜曲的另一位作者在會錯意之下寫下曲子，反而讓聽衆覺得對詩原先之不解，聽了之後再造成更深的「誤解」。例如，周夢蝶先生所指出的「行到水窮處」是根據佛理所寫，但被別人誤認爲「你這首詩是寫給那個女孩子的？」這樣的說法對作者來說，等於抹煞了詩人原始的創意。

在這張「我們的歌」第三集唱片中，共收入了十首歌曲，其中吳楚楚根據周夢蝶的詩譜了兩首詩歌：「擺渡船上」、「行到水窮處」，也是由吳楚楚自唱。魏琮坤先生自寫自唱：「冬愁」、「屋頂下的詩人」兩首。另外有「風」、「月琴記」、「並不知道」、「長島午夜」、「雨色」、「故鄉情」。其中「行到水窮處」、「擺渡船上」兩首前文已列舉出來討論。

魏琮坤的「冬愁」與「屋頂下的詩人」是其中比較「離譜」的，先提出來討論。在唱片A面的是「屋頂下的詩人」，之華先生對這首創作曲子的看法是

此歌純爲不知所云之詞句之堆砌，其無病呻吟有甚於文字不通，作者何嚐瞭解「詩人」之生活與心靈世界？

另一首是「多愁」，「多愁」裏面也是藉自然之新陳代謝以影射時間之悠悠，全詞所表達不盡理想，空曠無力，正所謂的「未成熟的心靈」。作者想模倣詩人對自然、宇宙的關懷，但他的筆調心力仍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完整地呈現付出，所以聽起來就覺得空曠無味，表達能力尙遜於「詩人」一籌。雖然署名爲「多愁」但「惆悵莫名」與其旁白「曇花」似乎意思上無法溝通。是一首詩非詩的作品，不能呈現詩之特質及詩的力量。

林綠的「兩色」是寫於失戀意下的感觸，全詞既沒有一點鼓勵的作用，也沒有那種「飽經滄桑」的感覺，這種個人化的低落之情感發抒，傳到聽衆的耳裏，莫非叫聽衆爲作者分擔一些消極？與楊弦出國前夕在聯合報發表一篇「現代民歌的再迴响」所說的「不只是唱出了個人情感抒發，進而關心社會，唱出我們

年輕人的真摯」，似乎構不成一座橋樑，「關心社會」不是「迷惘」的低沉而是激昂的「鼓勵」和「寫實」。

「故鄉情」、「長島午夜」同是刻繪遊子在外的，思鄉想家的遊子吟。鍾少蘭、韓正皓伉儷合寫「故鄉情」尤爲感人，影射出覆巢之下無完卵的故事，雖沒有臺灣民謠「一隻鳥仔叫啾啾」那樣悲沉的旋律，但未經此番身受的人是很難寫出像這樣的詞句。長島午夜」則顯得平淡一點。

鄧禹平的「並不知道」，全藉宇宙自然來影射，然宇宙是一龐然大物，其新陳代謝與感情之直接關係何在，既是感情的挫折（唱片歌曲說明的註解：「特別是牽涉到情感的。」），其曲又是「俏皮」，但聽起真叫人「並不知道」作者在表達何意。是類曲子價值何在？試想，它日後如何在音樂藝術上立足。

綜觀這十首歌曲，不難窺出其描寫的範疇過於狹窄，雖然是結合詩人的作品，但詩人作品中寫「大氣概」的現代詩作却不乏人在，而被置之不理。所以，現代民歌者，日後在選取歌詞方面應多考慮到這方面的因素，以提高現代民歌本身的氣質和鼓舞起大家的

愛國情操，激起民心士氣。

再者，作曲方面應求創新，個人作品摒除千篇一律的作法，對詞之原意深入瞭解，方不致陰錯陽差。作曲人之間切勿套用他人作品，或抄襲外來的格調，以免流入被人指認「抄得過份一點」之語。前文曾指出「模倣他人作品並非不可」，但在表現中國音樂之「鄉土」情調方面應不可忽略。筆者相信，現代民歌目前尚是一個試驗階段，許多問題之校正工作並不比國語流行歌曲「淨化」工作困難，祇要大家有心而為之，現代民歌在日後必能與國語流行歌曲抗衡，雖不敢說取代其地位，但至少，在廣泛的聽眾羣灌注更大的社會教育功能；在音樂歷史上成為這個時代的另一主流。

筆者曾指出

現代民歌應給予青年學子負起啓發的作用，不要把這羣人帶入「過於詩情畫意」的境界，這是我們所要關切的，若真把這羣人引入那種祇有你我之間的寫照，那中國現代民歌豈不成為當今社會的罪者！註①

現代民歌的最廣的聽眾範疇當是一羣正在成長中的青少年，而青少年階段心志的成長尚未臻至健全，對感情有着極敏感的反應，現代民歌者應給予更大更富有生命意識之啓示，若一味地「軟綿綿」的發展下去，則真可謂是「社會的罪者」！

職是之故，現代民歌是現階段社會形態的代表作，時代性的間接或直接素描；而取材的範疇並不侷限於時下的圈子，試着求多元化的發展，使現代民歌更具時代意義。對詩的譜曲，應求慎擇，古詞譜曲仍見不廣，今後應也可列入考慮的對象，再譜出像「滿江紅」等曲那樣激昂的高潮。

我們祈待現代民歌提供我們更激昂、更有氣息的聽覺聆賞享受，我們也相信現代民歌日後的成形必將成為歷史的見證，流行給下一代的新生，使他們對時代有更進一步的體認。

附註：

註①：「書評書目」雜誌第六十九期（六十八年元月號），「詩人與歌者」討論會，頁二十四——頁三

十二。

註二：同註一，頁三十三。

註三：六十七年十月份出版的「臺灣文藝」雜誌革新第七期（第六十期），莫渝的「從鄉土出發——訪

趙天儀談詩的問題」，頁二〇一——頁二一八。

註四：同註一，頁二十八。

註五：李穰郊，六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臺灣新生報第九版。

註六：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時報人間副刊，鄭淑敏「

覓得知『音』一席談——與韓國鏞談中國音樂」

註七：同註三，趙天儀先生所說的部份，頁二〇四。

註八：見拙作，「現代民歌也需淨化——對『中國現代

民歌』的一點芻議」，「宇宙光」雜誌第五十五期（六十七年十一月號），頁六十——頁六十一

註九：中華日報出版的「流行歌曲譯」，頁八十七。

註十：同註九，頁八十七。

註十一：見拙作，同註八。

書評書目

音樂叢書五種

熱門之窗

陶曉清 著

40元

披頭的故事

范文 編譯

50元

搖滾樂

邱義人 合譯
田正人

40元

鄉村音樂

楊嘉 譯

55元

美國的民歌

陳以正 譯

50元

五書合購，只售一八八元

請利用 19274 本社郵撥號碼